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左諫議大夫集賢殿脩撰提舉聖壽高宗福寧莊園

馮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戶賜紫衣袋臣司馬光奏勅編集

宋紀十三

柔兆敦
祥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泰始二年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 癸巳

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

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

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

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

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張悅爲吏部尚書袁顛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

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士封爲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蚪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覲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說覲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覲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濩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旣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

萬曆十四年
直隸長治縣志
三
趙旅 晉十三

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
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内出奔彭城
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沮蘇無部曲爲土
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
叔寶爲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止謂蔡興宗曰
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
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
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
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旣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

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
家以招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
以應建康素顛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
珍奇代爲太守上使完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
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
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
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
從因留榮祖使爲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兗州
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顓川葛僧韶請徵孝祖
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

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
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
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兢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
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
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
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
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
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
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未
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番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

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僭楚壯士人情大安甲
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
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兗州募人至彭
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
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
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敬殺孝祖諸子州境
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
也 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
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劭寧朔將軍廣陵
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

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
討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弟皆已附覲上因
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助順向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
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
者皆使居職如故 壬子路太后殂 孔覲遣其將
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
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
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
休若退保破岡廿六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

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
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
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
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
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
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
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
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别才耳乃遣之喜先時
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
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

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

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魏丞相太原王乙渾專制朝權多所誅殺安遠將軍賈秀掌吏曹事渾屢言於秀爲其妻求稱公主秀曰公主豈庶姓所宜稱秀寧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後世渾怒罵曰老奴官慳會侍中拓拔丕告渾謀反庚申馮太后收渾誅之秀彞之子丕烈帝之玄孫也太后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漁陽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

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將孫曇瓘程
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
諸將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
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
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表標俱棄城
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瓘屯吳興南亭太守
王曇生詣瓘計事聞臺軍已近瓘大懼墮牀曰懸賞
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遂與曇生奔錢
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
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

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以

吏部尚書蔡興宗爲左僕射侍中褚淵爲吏部尚書

丁卯吳喜至錢唐孔瓘王曇生介浙東喜遣彊弩

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

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

懼將士多奔亡孔覲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

攻郡覲逃奔嶠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

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

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瓘殺之庚辰嶠山民縛孔覲

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瓘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

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素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 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 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劭進軍小峴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二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

怨內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勇躍人爭効命便欲公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鷓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轍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

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震遣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上請

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弱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勦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旣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

遺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
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
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
孫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
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
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冲之
還鵠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
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
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
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

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
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鵠尾并舊兵凡
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
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
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旣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
資實至于赭圻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
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
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
將兵救永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
爲松滋侯庚子魏以隴西王源賀爲太尉上遣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劭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生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壽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捍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爲司州刺史 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劭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劭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劭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杳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杳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

奔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
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
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
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顛下尋陽顛悉雍州之衆馳
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
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
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郎明僧嵩起兵攻沈文秀以
應建康壬午以僧嵩爲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
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
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

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
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
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
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嵩玄默玄邈乘民合兵
攻東陽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
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
劉劭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旣與
劭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
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劭曰劉順精甲
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旣久疆弱勢殊更復推

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關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勛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

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垂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勛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勛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爲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勛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

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 甲寅葬昭
太后於脩寧陵 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
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爲申令孫子
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請裴季降傳靈
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劬
劬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
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
實無面求活劬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
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
加袁顛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顛帥樓船千艘戰

士二萬來入鵲尾顛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
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
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
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顛借襄陽之資
顛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
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
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
史龐孟蚪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
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
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躋爲南康贛令

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栢康擔贖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贖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贖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贖贖與戰擒之贖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襄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詐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初武都工楊元和治白水微弱不能自立棄國奔魏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中葭蘆費欣壽至巴東巴東人任叔兒據白帝自號輔國將軍擊欣壽斬之叔兒遂阻守三峽蕭惠開復遣治中程灑度將兵三千出梁州楊僧嗣帥羣氏斷其道間使以聞秋七月丁酉以僧嗣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諸軍與袁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

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
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
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
並贊其策會龐孟蚪引兵來助殷琰劉劭遣使求援
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蚪蟻
聚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
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劭而選
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稍上
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
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

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度湖白過鵲尾胡
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
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
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巳亥興世引兵進據之
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
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
驟驟旣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
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
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
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顛并

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
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
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
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
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
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
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
軍耳鼻示濃湖袁顛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
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蚪進至弋陽
劉劭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蚪走向義

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蚪走

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

太守裴季劉劭遣輔國將軍垣閔擊之閔閔之弟道

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

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 崔道固爲土

人所攻閉門自守上遣使宣慰道固請降甲寅復以

道固爲徐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蚪敗

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

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

內路欲攻錢溪旣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

未開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
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
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
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
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
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顛
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
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
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顛怒胡不戰謂
曰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沂流越我而上

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
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
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
不敢進遣聞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
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顛營
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
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素顛懼曰賊入人肝
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詐顛云欲更帥步
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顛悉選馬配之
其日胡委顛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

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顛方知之大怒罵曰
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鸞謂其衆曰
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顛
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顛顛走至鵲頭與戍
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
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
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
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顛首詣錢溪馬
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爲已功
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顛已降

軍皆散唯已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
停據淦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
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
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
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
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
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
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
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
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

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

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

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畢斬淹以降

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

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

一休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

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

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

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

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

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荆

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

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

當至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

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

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

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

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已

西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

萬曆十四年

通鑑卷之三

三

蔡良刊

州刺史李訢之請也訢崇之子也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祗義欣之子也劉劭圍壽陽垣閔攻合肥俱未下劭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人

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劭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鞞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劭擢廣之爲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劭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爲東海太守沈靈寶自廬江引兵攻晉熙晉熙太守閻湛之棄城走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

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彘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為朝廷盱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戊

寅立皇子昱為太子 薛安都以其子為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為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為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宅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

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稔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魏遣建安王陸

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爲奴婢者赦悉免之新民乃悅

乙丑詔坐依附尋陽削官爵禁錮者皆從原蕩隨

才銓用 劉劭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

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

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

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

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爲

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

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

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

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勸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豪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蕭惠

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聞費欣壽敗沒程法度不得前於是晉原一郡反諸郡皆應之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過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拒守蜀人聞壽陽已平爭欲屠城衆至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衆

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慰勞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啓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寧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遣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既至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是歲僑立兗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鬱洲鬱洲在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爲城高八九尺虓置郡縣荒民無幾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磔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崇文館書判集賢院護軍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三千戶賜紫魚袋臣馬光奉勅編集

宋紀十四 起強圍協洽盡上章闡茂凡四年

太宗明皇帝中

泰始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

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豪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塞開旣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蟣虱生介胃

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 魏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副將駙

馬都尉萬古真等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兵討之丁未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符斬之以安西將軍陸真爲長安鎮將以撫之道符翰之子也 閏月魏以頓丘王李峻爲太宰 沈文秀崔道固爲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

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脩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徃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入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暲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

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柰何守此不進自爲沮

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

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

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

不其城懷珍軍於泮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

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

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

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

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引還魏濟陰王小新成

卒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

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
玄載玄謨之從弟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
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
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
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
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
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
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
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
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

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
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
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
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
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
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
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
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
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
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

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
拔四城威震齊土丙子以尚書左僕射蔡興宗爲
郢州刺史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
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
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
諫曰今勅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
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
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崇吉母傅氏申纂
妻賈氏與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踈遠及
爲魏所虜度世奉車于其恭贍給優厚度世閨門之內

和而有禮雖世有_也夷家有貧富百口怡怡豐_也同
之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
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
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疆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
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
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
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
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
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下故
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

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
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
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
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
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
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
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
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
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
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

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
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東路雖通無
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
則生變若天雨旣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
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為尚書右僕射 沈攸
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
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
不許旣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
之曰君諸人旣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

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
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
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
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
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
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
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
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
人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
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

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
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圍城崇
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
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
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
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
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
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
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火登山鼓
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爲北琅邪

蘭陵二郡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胸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榮祖少學騎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劉善明從弟僧副將部曲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魏於天宮

寺作大像高四十二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

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大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爲王玄邈司馬屢

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毋妻爲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毋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爲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爲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

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癸卯大赦 戊申魏主李

夫人生子宏夫人惠之女也馬太后自撫養宏頃之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太中大夫徐爰自太祖時用事素不禮於上上銜之詔數其姦佞之罪徙交州 冬十月辛巳詔徙義陽王昶爲晉熙王使真外部李豐以金千兩贖昶於魏

魏人弗許使昶與上書為兄弟之儀上責其不稱臣
不答魏主復使昶與上書昶辭曰臣本實或兄未經
為臣若改前書事為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
敢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十一月乙
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謏為刺史十二
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史休賓之妻
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暉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
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
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
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

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其

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

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劭
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
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己未上祀南郊大赦 魏汝陽司馬趙

懷仁帥眾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申元
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
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劭使司徒參軍孫臺擊
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

其書示劉劭劭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
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
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
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
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僮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
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
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
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魏尉元遣使說東
徐州刺史張儼儼以圍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
與儼對爲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

刺史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
降於魏魏以元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
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
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
厚 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
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
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
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爲都督
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
奇單騎奔壽陽 乙巳車騎大將軍曲江莊公王玄

通鑑卷百三十一
四百今二
謨卒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爲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州反自稱刺史 廣州刺史羊希使晉康太守沛郡劉思道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帥所領攻州希兵敗而死龍驤將軍陳伯紹將兵伐俚還擊思道擒斬之希玄保之兄子也 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 徙東海王禕爲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爲晉平王上以廢帝謂禕爲驢王故以廬江封之 劉劭敗魏兵於許昌

魏以南郡公李惠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進爵爲王 五月乙卯魏主畋于崞山遂如繁峙辛酉還官 六月魏以昌黎王馮熙爲太傅熙太后之兄也 秋七月庚申以驍騎將軍蕭道成爲南兗州刺史 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爲交州刺史 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爲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爲刺史 九月辛亥魏立皇叔楨爲南安王長壽爲城陽王太洛爲章

武王休爲安定王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發諸州兵北伐十一月李長仁遣使請降自貶行州事上許之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義嘉之亂巫師請發脩寧陵戮玄官爲厭勝是歲改葬昭太后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負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逆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刑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負外郎

五年春正月癸亥上耕籍田大赦沈文秀守東陽

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蟻蝨無離叛之志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爲下客給惡

衣䟽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戊辰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卒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爲三等輸租之灋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太尉廬江王禧禧自以於帝爲兄而帝及諸兄弟皆輕之遂與欣慰等通謀相酬和征其諮議參軍杜幼文告之丙申詔降禧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宣城帝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並伏誅 三月魏人寇汝陰太守楊文萇擊却之 夏四月丙申魏大赦 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掃洒魏主並許

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六月魏立皇子宏為太子 癸酉以左衛將軍沈攸之為郢州刺史 上又令有司奏廬江王禧忿懟有怨言請窮治不許丁丑免禕官爵遣大鴻臚持節奉詔責禕因逼令自殺子輔國將軍充明廢徙新安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魏頓丘王李峻卒 十一月丁未魏復遣使來脩和親自是信使歲通 閏月戊子以輔師將軍孟陽為兗州刺史始治淮陰 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休仁年與上鄰亞素相友愛景和之世上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在摠百揆親寄其隆由是朝野輻湊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故表解揚州已未以桂陽王休範為揚州刺史 分荊州之巴東建平益州之巴西梓潼郡置三巴校尉治白帝先是三峽蠻獠歲為抄暴故立府以鎮之上以司徒參軍東莞孫謙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之官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開布恩信蠻獠翕然懷之競餉金寶謙皆慰諭不受 臨海賊帥田流自稱東海王剽掠海鹽殺鄞令東土大震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二月壬寅以司徒休仁爲太尉領司徒固辭 癸丑納江智淵孫女爲太子妃甲寅大赦令百官皆獻物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魏以東郡王陸定國爲司空定國麗之子也 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辛丑魏大赦 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癸亥立皇子燮爲晉熙王奉晉熙王昶後 五月魏立皇弟長孫爲建昌王 六月癸卯以江

州刺史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以尚書僕射袁粲爲右僕射上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爲笑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

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以侍中中領軍劉劭爲都督南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廣陵 戊寅立摠明觀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 柔然部真可汗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日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鑿輿親行必望靡崩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來之孫也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

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王賜等督諸軍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爲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壬申還至平城是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者輕重授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

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老代
職臣恐姦人闕望忠臣懈節如此而求事簡民安不
亦難乎請依律令舊灋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爲
之罷新灋 冬十月辛卯詔以世祖繼體陷憲無遺
以皇子智隨爲世祖子立爲武陵王 初魏乙渾專
政慕容白曜頗附之魏主追以爲憾遂稱白曜謀反
誅之及其弟如意 初魏南部尚書李敷儀曹尚書
李訢少相親善與中書侍郎盧度世皆以才能爲世
祖顯祖所寵任參豫機密出納詔命其後訢出爲相
州刺史受納貨賂爲人所告敷掩蔽之顯祖聞之檻

車徵訢案驗服罪當死是時敷弟弈得幸於馮太后
帝意已踈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
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生
今在事勸吾爲此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解帶自
絞終不得死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
爲爲人死也有馮闡者先爲敷所敗其家深怨之今
詢其弟敷之陰事可得也訢從之又趙郡范櫟條列
敷兄弟事狀凡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帝大怒誅敷兄
弟訢得減死鞭髡配役未幾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
事敷順之子也 魏陽平王新成卒 是歲命龍驤

通鑑卷一百三十二
將軍義興周山圖將兵屯浹口討田流平之 柔然
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
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唯習野掠
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
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爲然乃詔之曰朕應急
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
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年間當躬帥猛將爲
汝除患汝其謹脩警候以待大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